

## 【发郊】狐狸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7612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76120>.

Rating:	<a href="#">General Audiences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</a> , <a href="#">姬屋藏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姬发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1 Words: 4,459 Chapters: 1/1

## 【发郊】狐狸

by [Zoezzz](#)

### Summary

假如王宫里有狐狸这件事是姬发先听说的。

时间点大概在姬发一不小心嘎了殷启连接殷寿刚登基这段，太子还不知道姬发的一些控制欲和真正的险恶（划掉）

子时，万籁俱寂。

巡逻士兵依次从宫闱高墙下走过，姬发听见刚侍奉完大王寝宫的侍从窃窃私语。

“听说这几天宫里闹狐狸。”

“那狐狸据说还吃人！”

“狐狸不是勾人的吗？”

侍从看见他过来便匆匆收声。

姬发叫住其中一个侍从，询问他从何听来的狐狸之说。

那侍从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但大家都在传。

他眉头紧锁，点点头让那人退下。等他轮换回到宫殿，已经快寅时。

前段时间庆贺冀州大捷的晚宴上发生的变故让他措手不及，若不是殷郊不惧生死为他求情，加上大王明辨是非，恐怕自己早已只剩尸首。他自己没关系，但他还有在乎的人，他的家人。

还有殷郊。

想到殷郊，心头又是浮上一些别样的感受。攻打冀州时他亦是舍命相救，他承认苏全孝的

死让他那一晚都有些浑浑噩噩，眼见质子营一块儿长大的兄弟自尽于家门之前，接踵而来的龙德殿变故，纵使他早已是一名战士，仍不免受此影响。近些时日他一直反复做噩梦，梦里的大火从未停下来过，他在里面被灼烧，无论如何也逃不出去。殷郊问过他好几次为何脸色如此糟糕，都被他糊弄过去了。

难以开口，更不知如何开口。

不对劲。

当他回到自己起居处时，察觉到屋里有人。他向来不需要旁人服侍，样样亲力亲为，甚至和质子营其他人没有住到一起，独自居住在宫里一处偏僻小院，躲避多余的目光。所以这间屋子平日里断不会有人来。

说时迟一阵拳风已经擦过他的颧骨，他反手都要拔出武器应战，全身绷紧了宛如猛兽，然后那拳头的主人却从背后勾住他的脖子，贴在他身边耳语。

“是我。”

姬发僵硬了一会儿才放下剑。

是殷郊。

他有些恼怒：“这么晚了你不睡觉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”

殷郊被他吼了之后有些莫名委屈：“你近几日脸色太差，让你去看太医也不去，我便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如你说的那般无事。”

姬发这才完全放松下来。

他微微侧过来：“你回去吧，我没有大碍。”

殷郊却执意拉着他的手去床榻边。他这才看清殷郊只穿了寝衣就出来了，他慢条斯理去除姬发的甲冑，和平日解个披风都毛躁的样子全然不同。

“睡个觉，明日的轮值我已替你告假，你看起来像是几天几夜没合眼了。”

姬发握着殷郊的手：“我真没事！”

殷郊恐吓他：“你是不是要我动用武力？”

姬发只得屈服。如若弓箭在手也许有些胜算，但赤手空拳纯属找苦头。于是他任由殷郊帮他宽衣，只是太子熟悉盔甲穿脱但对普通衣物完全不熟，在他身上摸来摸去也无济于事，平日里都是婢女伺候，姬发摆脱他的手，自己脱了外衣。

等他动作完成，殷郊凑了过去：“该我了，你帮我宽衣罢。”

姬发抬眼：“你就这件衣服，有何可脱。”

太子腆着脸：“那赶紧的，我陪你睡。”

姬发听后哼笑了一声。

如若他自己脱下最后一层衣物，就能看到背上有一些来历不明的痕迹，那便是太子的杰作。恐怕大商无人能猜测到太子和王家侍卫的关系远远不止君臣或兄弟，早在质子营第三

年时，他就已经和殷郊有了越过界限的行为，事发于姜王后问殷郊是否对送来的暖房侍女不满意，殷郊对自己母亲向来没有心机，直截了当说我不喜欢那些人，我有姬发就够了。姜王后当即脸色就变了，一阵沉默后说我只当这件事没听你提过，你记住，这件事除了我，谁都不能知道，你们也不可在外面亲密过度，对你好也对姬发好。

殷郊第一次见母亲私下对他如此严肃。

但母亲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，他只需要相信就行了。

军营里他俩独处时间着实有限，好在姬发素日里一贯不爱张扬，住在这偏僻小屋，回到朝歌后太子才有了屡屡得手的空间和时机。自冀州一战，他就发现姬发有些不对劲，做那事时甚至也心不在焉，再后来发生了误杀前太子之事，那一刻他看到姬发从未有过的慌神，但即使如此他仍微微摇头让他不要为他求情，不过当时情景下的殷郊怎么冷静得下来，还好最后无事发生。

然后便是近日的每况愈下，他几乎可以确定，这家伙一定没有好好休息。

想罢他直接伸出去抽走姬发腰间绶带，姬发以为他今天又要故技重施，却被快速以蒙上了眼。

而后殷郊扶着他躺下，搂住他的腰。

“快快睡罢。”

姬发弯了弯嘴角。

太子其人究竟如何，一直是眼不见就漫天飞的谣言。有人说他是殷寿的儿子，当然是恃宠而骄，有人说他在军营之所以武力第一，乃是因为残暴不仁。或许他本性之一真是如此，但他在姬发面前的模样恐怕除了他本人，只有他的那匹宝贝马儿见过。

姬发在这样胡乱的心绪中睡着了。

……

苏全孝的尸体还没冻透。

火光冲天的绝地雪境中，阵列被冲散，己方战士一个又一个从他眼前到底，他想救下哪怕一个，却在拉住人往外跑时看到眼前的人连中两箭当场身亡。

他一个都救不了。

孤身困于火海之中，他挣脱不得。

困兽犹斗之际，他听到熟悉的声音穿过刀山尸海而来。

“姬发——”

姬发醒了。

殷郊的呼喊截断了他日复一日的噩梦，他扯掉蒙眼的绶带，仰头看了看身边的人，本来就凌乱的寝衣大敞，发丝散乱在床榻上，嘴唇有些微微翘起，睡得正香。窗外夜色正浓，想来他可能睡了一个时辰不到。

姬发无奈摇了摇头。

如若要他评价这位太子殿下，恐怕会用“纯真”两个字。他和殷郊都是主动进质子营的，但

他有太多放在自己肩上的东西，可殷郊不同，他只想证明给一个人看。这天底下比他还崇拜大王的只有大王的亲儿子了，多少年来的苦练都是为了父亲的认可，却在为姬发求情时被抛诸脑后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等级凌驾于一切感情之上，太子殿下本不必如此不顾一切，但他就是这样的人。

殷郊的脸上还有被父亲的鞭子打过留下的疤痕。

姬发轻轻摸了下那两道疤痕，它们交错在肌肤上留下不平整的纹理，时时刻刻提醒他从何而来。冀州城门下，一片狼藉中他们跪下，殷寿不在乎他们后退的缘由是猛冲只会招致烈火焚身，也不在乎是谁先掉头离开，但他首个惩罚的一定是殷郊。姬发难以欺骗自己，在他对大王坚不可摧的崇拜中，第一次真正出现裂缝，是来自他不问青红皂白打在殷郊脸上的鞭子。

他记得十五岁的太子对他说：“姬发，除了父亲和母亲，你便是我最亲近的人。”

但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亲近殷郊，毕竟没有人在太子身体里作恶。

想到这里他又快挂不住那张冷静自持的面具。

姬发的手缓缓探过殷郊的大敞的前襟，抚过紧实的胸腹，落到他沉睡的性器上，它仍然安静蛰伏在那里，但姬发对此似乎没太有兴趣。那只手继续往更深处走，经过会阴，找到了它的目的地。

轻易按进那穴口时姬发有些吃惊，那里面柔软得明显已经被事先扩张过，他还摸到了一些膏脂的余物，这东西是前段时间殷郊拿给他的，现在都还有半瓶在他柜子里。他还记得那时殷郊神秘兮兮从怀里掏出来，说这是地方给母亲的朝贡，据说是对皮肤特别好的东西，可以养颜。但是没人知道养颜的膏体怎么最后进了那个地方，但确实是上等膏脂，可说是比起用在脸上，用在那里的效果更甚。只是他没想到殷郊还有，并且自己给自己使用。

姬发笑得多了几分玩味。

原来他真的是来“陪睡”的。

太子殿下高高在上，当然不必看人脸色。他只看他在乎的人的脸色。

想到此处，姬发也将手指探得更深。刚刚他从噩梦中醒来看到殷郊呼呼大睡是有些恼怒的，他似乎就是直来直去地活着，他的爱或恨，都能被姬发一眼看出，以至于犯了父亲的大忌都不知，一腔热忱总是洒在冰天雪地里。但他的小心思，又是姬发无法忽略的喜爱。

手指扩到三根的时候，睡眠极好的人终于有了点动静。他后穴里的膏脂已经被彻底揉散，内壁已经可以容纳更大的东西了。姬发没有把殷郊唯一的那块布脱下来，它如今散在殷郊的腰间，下体与上身原本同样赤裸，阴茎已经硬了，这些欲盖弥彰的遮掩倒成了助兴的情趣。他抽出手指，指腹满是滑腻的液体，他抹在殷郊的胸膛，又在乳头处搔刮一番，这才满意。

姬发自己那根东西倒是已经进入状态，硬挺着翘起，前端渗出液体，他看起来仍旧冷静，但是否真的表里如一，当事人才知情。他见殷郊把他的玩弄当成是蚊子叮咬一般地略过，并无转醒痕迹，侧过了身继续睡觉，只是性器不自觉地擦着腰间的衣物，手还凭借着睡前的记忆搭在原处，没发现搂着的人早已不在。

他倒要看看什么动静才能弄醒他。

眼见时机成熟，姬发把侧躺着的人放平，一只手按着他的侧颈，另一只手扶着自己的性器不急不缓地插了进去。他控制着节奏，但没停顿，硬得有些难受的身体这才缓解，那肉穴是随主人的，他一进去就细密地包裹住，姬发觉得身体比主人听话。待到适应了，他轻轻

拍了拍殷郊的侧脸，像殷郊驯他的马一样，逐渐加大力度去唤醒这具仍在睡梦中的身体。他稍微拔出又撞进去，刺激得殷郊蹬着腿看似挣扎着要逃离，他身上的人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，不会给他任何逃脱的机会。

随着抽插幅度的变大，姬发愈发觉得这唯一的布料也碍事，不耐烦地扯下，如此这般后，太子殿下赤裸着躺在了他的身下，接受他的欺辱。

殷寿曾对殷郊说，你要忘记你太子的身份，多看看质子营的男儿，尤其是你的好兄弟姬发，学学他的冷静，当个守规矩的人，不要一天到晚如此莽撞，惹人非议。再次被父亲打击的殷郊，当晚去他的营帐里寻他，完全忘记母亲的教诲，委屈多得无处发泄。姬发还记得那天夜里，太子殿下缠着他做了好几次，被他欺负得狠了，会红着眼睛要搂住姬发，要寻找这世上唯一还能倾诉的人。

姬发知道，殷郊有多在乎，正是因为殷郊在乎，才会记住这些没有道理的训诫又反复逼自己忘记。也是因为在乎，才成为那个唯一发现姬发不对劲的人。

他用空着的手去抚慰殷郊的性器，渗出的体液一点点濡湿他的耻毛，顺着流淌到床榻上，满是狼藉。他俯下身去吻殷郊的唇，扯住他的下唇咬了一口，趁殷郊张口之际把舌头探进去，卷住他的舌根，用力舔过去，惹来殷郊不自觉地呻吟，那声音又被困在喉间，听起来太子殿下正在承受着暧昧的折磨。

殷郊以为自己只是在一个淫靡的梦境里。

梦境里是有一次他们行军至深山中，就地扎营，姬发悄悄在他耳边说三里之外有处天然泉眼，丑时我在那里等你。那次距离他们亲热已经过去许久，军营里的布防密不透风，想要厮混不被发觉难上加难。那次也一样是在深夜，但是是在月光的见证下，他被姬发按在天然暖泉边沿操弄，白色里衣浮在水面，林间偶尔传来的野兽呼喊掩盖了真正沦为两只野兽的欲望喘息。次日鄂顺问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动物的叫声，殷郊莽声莽气道“肯定又是这山间野兽在作乱！”

彼时姬发背对他们坐在一旁调整弓箭的弦，温柔得像是在抚弄情人。

但这梦境是愈发真实，他的身体越来越热，连嘴唇也不能张开自如，有人在控制他的身体，撸动了一会儿阴茎却又弃之不顾，但殷郊仅凭着股间的反复操弄已经快射了。可是箭在弦上之际，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的汹涌情欲，他舒适的春梦被打断，不满堆积在眉间，他要离开这只看不见的手。

殷郊在挣扎中醒过来，仿佛水波推动着摇晃的身体，朦胧中看见身上的人影，定了定神才看清人脸。姬发发丝凌乱，赤身裸体，握着他的阴茎，折磨着他的后穴。

他手握成拳，锤在身上始作俑者的肩上。

那一下本是巧劲和意趣更多，谁知姬发受了一拳后直接趴在了他身上。

殷郊慌了神，连忙去查看他是不是被自己伤到，哪知脖颈传来阵阵闷笑，这动静越来越大，殷郊不得不后仰着头扩大震动传来的酥麻，他的脖子向来敏感，受不了太多刺激。

“你怎么醒来了——”恼怒话音未落被连续的冲击截断。刚刚的笑意似乎是一场幻境，姬发愈发狠戾的动作让他有些承受不住，他想抗争但未果，唯独姬发放过了他的唇齿，无法自控的呻吟一次高过一次，他已经无暇顾及这声音在静寂的深夜是否会尤为突兀，只想释放欲望。

殷郊射出来的时候，姬发还没放过他，他转过他的身体捞起太子的腰继续操他，阴囊打在臀肉上混合着水声刺激着殷郊尚未走出的不应期，他很难受，试图去抓姬发抓在他腰间的手，被反手握住去摸他们交合之处，直到姬发射在他的体内他才罢休。

姬发直接趴在他的背上享受欢愉的尾韵。

殷郊闷闷的声音传过来：“你这白天忙碌夜里不休息，怪不得看起来如此劳累。”

姬发正慢条斯理捋他的头发，从发根抚弄到发尾，好像得到了一件有趣的玩具。闻言笑得眼角都出了褶子。

“太子殿下劳心了，有殿下深夜送来的安慰，我如有神助，只是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太子，愿意为了姬发做到这般地步。”

殷郊愣住了。

“下次直接来便是，不劳太子亲自润滑，我来就好。”

还没等殷郊发作，姬发平稳的呼吸声已经从肩后传来。

他睡着了。

殷郊勉为其难安慰自己，好吧，看你守卫都城的份上，本太子先放过你。

几日后。

姬发当值时再次听到侍从们悄悄说道。

“你听见了吗！真的有狐狸！前几日后半夜我听到了一阵叫声！”

“对的对的，我也听见了，那声音一听就是勾人的狐狸才发得出来。”

“可不是，害得我后半夜都没睡着！”

姬发面无表情从他们身前走过。

他们太子这动静，是该收敛一点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